

# 收集骨头换洋火

□郭振山

“有骨头的换洋火——”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腊月初五以后，村里就会出现一些骑自行车或推手推车走村串巷收购猪骨头的人。

他们很少用钱来收购，而是随身带着火柴，用火柴换骨头。因为当时的火柴大多数依靠进口，因此老百姓称之为“洋火”。

经常来我村收猪骨头的人叫老臭，是附近北段村的人。因为北段村是公社所在地，村里有公社供销社，就建在村正中十字路口临街西北角。供销社前面是大约七八间大的门脸，售卖县供销社按计划分配下来的布匹、农资及日用百货、笔墨纸张、油盐酱醋等，后面是土产收购站和库房。老臭的叔叔是供销社收购站站长，知道国家收购动物骨头，磨成骨粉作为生产饲料添加剂或肥料，因此建议老臭从事这一行业。接着又建议他先在供销社按1.5分钱一盒的价格购买批量洋火，然后趁过年前后这两个多月时间走村串镇换猪羊骨头。

骨头当时的收购价为2分钱一斤，交收购站3分钱一斤。如果以一盒洋火换一斤骨头，等于用1.5分钱收而卖3分钱，一斤就挣1.5分钱，按一天收100斤算，就能挣一块五毛钱，这在日工值8分到1毛2的当时对任何农民来说都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。何况正是农闲季节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别说能收100斤，收几十斤也比在家闲着强。

老臭这么一想，当即就答应了，就让他媳妇从准备过年买肉的钱里拿出3块钱去供销社进了200盒洋火，在家里那辆破旧飞鸽加重自行车后架两边分别绑了一个柳条筐，这买卖就开张了。一下午在邻近的

两个村里吆喝着转了一圈，轻而易举地就收了60多斤骨头。第二天早饭后又到稍远的两个村收购，到傍晚收了满满的两大筐，交到收购站后晚上和他媳妇一算账，两天下来共收了150多斤骨头，挣了两块两毛多，两口子特别高兴。

此后，老臭每天吃过早饭就骑着自行车到各村去收骨头，每天都能收个百八十斤。当时正值腊月，家家户户都在蒸糕煮肉，忙着迎年。尤其是过了初十，每天都有煮肉、做腊肉的人家，拆出来的肋骨、脊骨、腿骨、头骨、蹄骨哪家也有好几斤。过去老百姓不知道这些骨头能卖钱，拆下来后就扔到狗窝里去了。自从老臭来过一次后，他们知道了这些以往随便丢弃的骨头也能卖钱，便都留着等他来收。老臭年前将家里的事全部托付给他媳妇，每天交换着转了东村转西村，每天都能满载而归。

一看这样，我们这群半大孩子也开始琢磨捡拾猪羊骨头，把各自家里历年不经意间留下未及丢弃的猪、羊、牛骨头都找出来拿给老臭，除了换洋火外，也换铅笔、橡皮等学习用具。老臭经此启发，出来收骨头时带的换取物品种类越来越多，不仅方便了各村村民，也扩大了他的经营范围，没几年时间就成为全村日子过得最好的一户。

我读小学四年级那一年，我家喂的那口猪长得特别肥，杀猪时一过秤足有320斤。第二天是安国大集，天一亮父亲便用小拉车装上半片肉要我帮着拉到肉市上去卖。当时的肉市设在城隍庙街，现在的育新学校一带，狭窄的南北街道两侧肉摊一家连着一家。说是肉摊，其实也就是临时在街道两侧寻个地方，

放一张吃饭桌或凳子、椅子，把肉摆在上面。也有的什么家什也不带，把肉直接放在地上，多数则像我们这样从乡下带来的，找个空闲地方把车一放，等着买肉的前来谈价。卖猪下水、上水的就直接挂在车把上、车辕上，卖猪头、肘子的干脆就扔在地上。不长的街上，人来车往，摩肩接踵，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、争吵声、劝和声充斥耳鼓。

我平生第一次来县城肉市，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猪肉，更没见过在大街上当众劈猪头、卸肘子、打刀分肉的，对这一切都感到好奇。趁父亲不注意，我悄悄溜到附近一个经纪人摊前，看着一个年纪50多岁的壮年汉子抡着锋利的斧头劈猪头。看着地上的骨渣越积越多，我跑回父亲身旁，要他把小拉车上放肉的油布拿下来给我。父亲不知我要油布干什么，不给我拿。待他知道我想用油布去收拾骨渣时，犹豫了半晌才让邻摊一大叔帮忙，把油布从猪肉下扯出来。我拿着油布飞快地回到经纪摊前，捡取一块块大一些的骨渣，一会儿就捡了一大包。壮汉见我捡骨渣，点头朝我笑笑，劈好一个猪头后便把骨渣直接倒在我铺的油布上。接下来半天的时间我就一直候在这个摊前，直到父亲卖完肉叫我，才极不情愿地收拢油布，背着一大包骨渣坐着小拉车回家了。

第二天，老臭又来我村收骨头，母亲便把他叫到家中，把那一包骨渣过秤，换了10盒洋火、4支铅笔、两块橡皮。为表示奖励，母亲专门为我做了一双新棉鞋。过年时我穿着新鞋跟随母亲走亲戚时，当姑姑、妯娌、姨她们听母亲述说这双新鞋的来历，都对我大大夸奖，我也从心里感到美滋滋的。

## 当年赶集卖春联

□张朋媛

小时候一进腊月，爸妈就会披星戴月地赶集写对春联、卖春联，望都县城附近的乡村大集都留下了他们辛勤的足迹。

有一次，我跟爸爸一起去清风店摆摊卖春联。头天晚上爸妈就开始忙着做准备工作，主要是用壁纸刀将红纸裁剪成春联所需的尺寸。他们的动作利落，尺寸恰到好处，甚至比尺子量得还要精确。如果对联长，需要另外熬浆糊，将红纸粘接上。每次出摊，他们要准备五六刀纸，每刀100张。深夜，我在被窝里睡醒一觉时，他们仍在忙碌着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天色还一团漆黑，一打开门，寒风刺骨，但爸妈似乎已经习惯了。爸爸把画箱固定在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上，箱里是头一天晚上准备的毛笔、墨汁、红纸等用品，我就斜坐在自行车前杠上。爸爸怕冻着我，骑车的速度不快，他还不时地问我：“闺女，冷不冷啊？”我摇摇头，没说话，其实冷得手都不敢伸出来。

感觉走了好长的一段路，终于来到清风店集上。爸爸带着我去朋友家搬桌子，占好位置，把红纸铺上，倒好墨汁，这就开始了。

没有镇尺，我的小手就有了用武之地，按着红纸，看着爸爸挥毫泼墨。渐渐地，有人开始围观，一边读着春联上的文字，一边惊叹着爸爸漂亮的书法。春联一副一副地卖出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“村头有个卖春联的，写得可好了，大家快去买吧……”

有时候人不多，爸爸就开始吆喝。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喊：“卖春联嘞，卖春联嘞……”竟然吸引了不少顾客，我的心里涌起很大的成就感，虽然天气寒冷，倒也不再觉得那么难以忍受了。

渐渐地，爸爸有了一些名气，我们的春联在集市上也越卖越火，我家的生活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现在，我也会写对联了，延续了爸爸对书法的热爱。

## 棉花柴

□史连永

在生产队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，农村种棉花非常普遍，是生产生活必需，要说好处可谓一本万利。

棉花浑身都是宝，棉絮可以纺线做衣服，棉籽可以榨油，植株是上等柴火。冬日，棉花柴是家家户户最喜爱的燃料，它的火力比麦秸和玉米秸硬，比木柴软，燃烧值属于中等，最适合烧饭，深受农家喜爱。

深秋初冬，银霜铺地。从地里收回来的棉花植株，经过风吹，去除了湿气，便成为干巴巴的柴火。这些植株一般是向阳单株靠在墙根，以便迅速风干。如果一株压一株成堆储存，淋了秋雨，沾了雾气，就会很快朽烂。

进了腊月，棉花柴的作用愈加突出，因为年糕、豆腐这些年节

大宗美食的制作少不了它的助力。平原比不上山区，没有荆棘林木可作柴薪，这些平原上高燃值的棉花柴不但火力十足，而且能够拉满喜庆红火的氛围。

我小时候的农村，过了腊月二十，做豆腐、蒸年糕、煮年肉……热气腾腾，喜气洋洋。我最喜欢参与其中，最适合我的便是添柴烧火、递筷子、送勺子、取瓢等，给大人打下手。首先要将棉花柴的小枝小杈撇下，需要软火时烧枝杈，需要硬火时烧主干。我首先是用玉米棵子上的枯叶做引子，把棉花枝杈点着，再引燃棉花柴主干，循序渐进，熊熊大火很快充满灶膛，火光映照在脸上、手上、衣服上，暖洋洋，热乎乎，舒服极了。特别是屋外大雪纷飞时，炉灶里棉花柴的火苗魅力十足，不但暖身，更加

暖心。棉花柴浴火焚身，才使得锅中美味飘香。这是农家一年中最解馋的时节，令人不禁感叹：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

棉花柴还有一大功能，那就是燃着的主干可以当作点炮仗的引子，既经济实惠又便捷耐用。那时候，男孩子过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口袋里装着小拇指一半大小的小红炮，随意在街巷里燃放。一手拿点着的棉花柴做火引子，一手从口袋里摸出小红炮，点燃炮捻，吡吡一响，立刻抛出。随后，闪着光的小炮“啪”的一声爆响，一股青烟弥漫——年的味道扑面而来。

又到年关，想起小时候浓浓的年味，想起火红的灶膛，想起墙根那些棉花柴……深深怀念往昔，感叹似水流年。



风景 秀秀 摄